

·你说我说·

1月15日，一群身着橄榄绿的女兵与茅台酒厂制曲车间的女工欢聚一堂，双方于当日结成友好共建单位并座谈联欢。据悉，近期中国七大军区均派出代表赴茅台集团，结成军企友好共建单位。（1月20日《贵州日报》）

点点评：军民酒水情。

胡润研究院18日第二次发布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”。报告显示，发榜12年中，“问题富豪”有24位，其中行贿、资本市场相关问题和诈骗是富豪出问题的三大主因。（1月19日《潇湘晨报》）

点点评：受贿的怎么样了？

·微博大义·

@东东枪·曼桢道：“世钧。”她的声音也在颤抖。世钧没作声，等着她说下去，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。曼桢半晌方道：“世钧，我们回不去了。”——以上出自张爱玲小说《半生缘》。我猜，这小说写的是春运的事儿。

@新闻夜航：《见与不见》之春运版：你排，或者不排队，票就在那里，不多不少。你挤，或者不去挤，车就在那里，不等不候。你成，或者不成功，家就在那里，不离不弃。你回，或者不回家，父母就在那里，满头白发却依然张开双手拥你入他们怀里，或者让他们住进你的心里。默然，相爱；寂静，欢喜……

@shadow：“我本来以为最令人心碎的话是‘我们分手吧’或‘我喜欢上别人了’，这两天发现我错了，应该是‘没有！连站票都没有！’”

路况差就买豪华车？不如买辆拖拉机

□周明华

安徽宣城市宣州区区民政局采购一辆价值40万元的高动力公车，超过25万元标准。该局有关人员称是工作需要，因为当地路况不好。（1月20日《扬子晚报》）

公车超标不是新闻，一张嘴唇两块皮，随便翻出的理由竟然是“路况不好”，倒是稍有点儿“新意”了。路况

不好，那是不是该买架直升机，一出差就飞它一圈？反正国家没有规定不能买飞机。

说到路况不好，我有个建议献给区民政局，不如去买一台农用拖拉机。笔者在乡镇工作过，见识过这“家伙”绝对能跑的本事，几乎可以适应各种路况，拉人、拉货样样是能手，而且价格便宜，局机关干部可以一人一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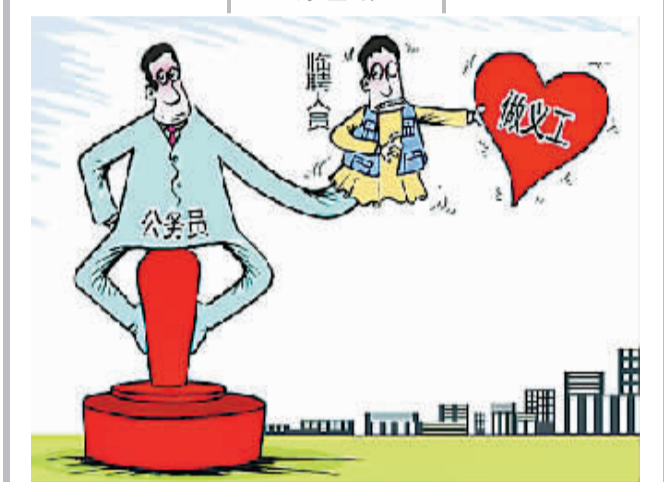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“工作需要”已然成筐，连有关部门回应时一不小心踢出的这个“乌龙球”都能往里装。这种“工作需要”的借口无法纾解公众质疑，相反让人一眼能视其中的“特权意识”。

纵观这一政府“买豪车”事件，那些身处漩涡中的权力机构和权力主宰者，几乎都采取拖延战术，“任尔纷纷诟病，我自岿然不动”，在耗掉公众

揭“买豪车”之丑的热情后，或者等新的“更丑”案例出现时，他们往往可以安然脱身。舆情实在汹涌，无法再玩“鸵鸟术”时，便以一句简单得无从研判与深究的“工作需要”示人。

之所以如此，原因虽较多，但根源还是我们当前的政府采购集中招标制仍行走在一条垄断的、狭窄的、非市场化的“监管真空”的路径上。

·浮世绘·



深圳发文要求广大机关干部每周末拿出半天休息时间义务服务，公务员义工统一着“蓝马甲”，不少单位让临聘人员穿上“蓝马甲”代替公务员上街。（1月19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
遍历天下诸工种，最是神奇临时工。好事坏事都能替，能受过，能“顶功”。本是亲民大好事，生生做成假大空。只叹已然成习惯，心不跳，脸不红。

漫画 刘道伟 配诗 李军

“千里走单骑”背后的民生问题太沉重

□高亚洲

一位母亲在浙江打工5年，半夜梦见6岁儿子全身是血，与老鼠争食……第二天，她竟独自骑着摩托车，从浙江奔走2000多公里回渝，耗时六昼夜。一路上，她把自己装扮成男人，只喝了半瓶矿泉水、住了4小时旅馆……（详见本报昨日5版）

弱女子为何思子心切？因为长久不见，思念当属人之常情。为何长久不见？因为在外打工，相隔2000公里。高铁时代，距离应不成问题，为何不经常回家？票价太高，无法承受。为何不将孩子带在身边上学？外地人入学门槛太高，高昂的择校费也成问题。为何不去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？一方面可能没有，即便有，大多数的教学质量也无法保证。为何要外出打工？家徒四壁，挣钱机会少……

一系列未竟之问，让我们在坐享外来务工人员创造的“宏伟政绩”时，是否也应“想他们之所想，痛他们之

所痛”？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所要求的并不过分，只是希望自己的血汗能换来对等的报酬，自己的工资收入能不再靠“以死相挟”或是期盼自己幸运碰到亲民高官才能有所保障；他们也只是希望能够与当地人一样，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。

一些官员总是在嘴边念叨着“以民生为重”，殊不知这就是最大的民生。“千里走单骑”的行为越是悲壮，越能说明民生之脆弱。依然无法忘记在去年的春运期间，10万农民工大军从广东骑着摩托返乡的壮观一幕，当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朝着家的方向勇敢前行时，我们除了感动，还能看到那不可承受的民生之重。

回到家的李春风终于见到了儿子，也终于病倒在床，念叨着自己绝对不再如此冲动了，只是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再次外出打工，如果是，当她再次思念孩子时，面对不可承受的票价，是否还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呢？

《水宜生》特约连载



崔妍文 著

八

韩陈两家增丁添口，韩家生了个男孩，起名叫石头；陈家生了个女孩，起名叫晶晶，也取石头之意。石头比晶晶大半月。

晶晶生下来后，陈家媳妇没有一滴奶。韩家媳妇就当生对双胞胎，一个枕头上睡仨头。小孩儿一天一个样，小石头粗胳膊长腿，虎眉大眼，国字脸。小晶晶长胳膊长腿，细皮嫩肉，细眉秀眼。两个小孩谁见谁夸，不知情的人都认为是一对龙凤胎。

当俩小孩儿会鹦鹉学舌时，为了有个区分，韩世诚让石头喊自己两口为爹娘，晶晶喊他们为爸妈。晶晶不听话，还是石头叫她叫啥。大人们觉得树大自直，倒也没特意纠正。

一晃两年过去了，俩小孩慢慢从混沌中走出来，知道了自己的家门。清早生产队上响钟声一响，晶晶就起来了，她看着韩世诚给自己家担水，走一步撵一步，生怕把水担到他家。这一天早晨，喜鹊的叫声把晶晶吵醒后，

她不等生产队的钟响，就站在门口等韩世诚担水到来。水缸满后，韩世诚抱起她说：“在家等吧，你爸爸今天就来了，你听喜鹊报信了不是？”

到了中午，陈保省果然回来了。他走到老槐树下，把军用包放在石头台上，小孩、妇女给糖，男人给烟。收工的人陆续路过老槐树下，陈保省掏出大前门烟一人一根。人们围着他问长问短，赞扬声不断。犟牛下晌路过这儿，看到陈保省在敬烟，他的嘴瘪了，吧哒吧哒流口水，挤到跟前笑着问：“啥时回来了？”

陈保省抠了抠鼻子，没有递他手里的大前门烟，而是从兜里摸出一根赖烟，半河南话半普通话地说：“昨晚下的车。”

有几十年吸烟经验的犟牛，烟的质量好坏、价格高低，搭手一摸能断八分，他一看陈保省的神色，另外掏烟就犯了疑。他从别人手里要过烟装进借火吸了一口，又把陈保省给的烟深深吸了两口，退出人堆走了。走了两步扭回头，吐了口唾沫：“他妈的，出去三天，槐树庄盛不下他了！坐碗回来了，咋不坐锅呢？呸——”他把烟狠狠地扔来噙在嘴里。

韩世诚下晌后也来到老槐树下，看到陈保省高兴地迎上去，问候之后，提起军用包说：“又不马上回去，跟老少爷们儿说话时间长呢，先往家走吧。”

陈保省的院子里，两个小孩正在拉着棍“骑马”，看见韩世诚和一个陌生人走进来，他们都不玩了，向韩世诚走去。韩世诚摸着俩小孩儿的头说：“你看这小孩多快，走时还没影儿呢，现在都会‘骑马’了。这是石头，这个你看看。”

小石头说：“爹，俺不骑了。”

小晶晶说：“爹，俺也不骑了。”

韩世诚微笑着说：“妞哎，这才是你爹呢，还没见过呢。”

正在屋里做饭的陈母和陈保省的妻子听到声音慌忙走了出来，陈母说：“没见过，不敢认识。再不回来，门说就不让进了。晶晶，叫爸爸。”

“不叫爸，不叫进。”小晶晶嘟着嘴说。

“来、来、来，一个苹果换一声爸爸。”陈保省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，递给小晶晶。又掏出一个说，“递给你哥哥。”

小晶晶接住苹果，左看看右看看，看了一会儿后，一个苹果上面啃了一口，把啃过的一个苹果递给石头：“吃吧，哥哥。”

小石头摆摆手，又摇摇头，不接。

陈母笑了说：“从小看大，三岁看到老，这小儿有材料，不吃、不拿别人的东西。不管到谁家，想玩的东西，总是先问问人家；玩罢，放回原处，跟个大孩儿一样。前天俩人感冒了，我去给他俩打针，石头撇着屁股，一声不吭。这个，满屋跑，就跟杀她一样，哇哇叫。石头说她，哭啥哭，哭哭就不打了、不疼了？”

韩世诚说：“石头，接住妹妹给的苹果。咬了就咬了吧，妹妹还小。”石头仍然摇摇头。他拉着韩世诚的手要走。

小晶晶妈妈说：“不走啦，跟你爹都在这儿吃饭呢。”

韩世诚说：“得回去，把堂屋腾出来，要来个‘臭老九’。”

一天的时光又过去了。小孩玩了一天，饭碗一推就睡着了。陈保省趴在床头，逗着睡得正酣的晶晶说：“多乖的丫头，还不认识我这个爸爸呢。”

在床边缝衣服的妻子说：“你说是个啥，吃大嫂的奶时，她都是吃一个，握一个，不叫石头吃，石头还处处护住她，让她。”

陈保省说：“别说小孩了，这两年大哥对咱咋样？”

“大哥对咱那真是没话说，要不是他，家能过成这个样？分粮食、拉煤，不用俺俩动一刀一枪。你走后的第二

年，种棉花时，俩人一组。犟牛走到我跟前说，‘老二婆，咱俩一对吧？’我起来往咱大嫂身边去了。咱大嫂接住话说他：‘犟牛，俺姊妹俩一组，你那个臭嘴还说啥？你再没大没小的，看我不扇你的脸！’大哥剐了他一眼说，‘都几十的人了，还没个正形！’从那以后，犟牛再没那么多酸话了，都是躲着我走。”

陈保省又问：“大哥是不是队长？”

“选队长时，大家都选他，‘老犟劲’不同意。说大哥是中农，是团结对象，但不能当领导。你再看他不是队长，比队长说话还管用。真是啥大人啥孩儿，小石头跟他爹一样，不吭不哈，点儿都在心里呢！”

“甭说人家啦，你啥时给我生个‘石头’呢？”陈保省说。

妻子停下手中的活，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给你生个石头，鸡蛋也生不了！那又不是在腰里掖呢，说生个就生个。几年了，去你那儿，不叫去，也不回来。”

陈保省从烟盒里抽出根烟点着，却没有送到嘴里，收起了刚才的嘻哈：“你刚才说了，‘老犟劲’还知道中农是团结对象，不是依靠对象，何况我们呢，这是一个原则立场问题，我真不理解当时咱俩的思想觉悟那么低，非让我与中农子弟做朋友、称弟兄，唉，说啥也晚了！我回来时就请了三天假，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要儿子，而是特地告诉你们要提高阶级觉悟，以后跟韩家门楼划清界限！要是有人来调查的话，千万不要承认我跟韩世诚拜朋友的事。一定得记住，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大意。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我明天就回去。”

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话意，她想问个明白，远处传来打更鸟的鸣啼声，淇河的流水声走进她的房间，槐树庄的灯都熄了，她也拉灭了电灯。

九

韩世诚按照“老犟劲”的要求，把

堂屋腾出来，在院中的石榴树旁盘个风灶锅，等着“面目狰狞、满身异味”的“臭老九”的到来。下午，“老犟劲”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位中年人，憔悴的面孔，眼神却依然炯炯有神，透露出一个学者的智慧和稳重。他背着一个军绿被卷，挎着个军绿包，进院后，小心翼翼地观察院中的一切，当他看到韩世诚从东屋走出时，微微点了点头。韩世诚把他们让进屋里，要接他的背包，他不让接，自己放在床上，恭恭敬敬地站着，听候“老犟劲”的发落。

“老犟劲”屁股坐在罗圈椅上，突然吼了一声：“站好——你姓啥啊？对，姓许，‘许臭九’。明天去粮管所拿你的口粮；下午先到队里称点儿面，扛些柴禾，自己做饭吃。从明天清早起扫地，门楼以东归你。以后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，要是让贫下中农看不过眼，看我咋收拾你！”

“老犟劲”训过话走了。走到二门口停下来，把韩世诚喊过去说：“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监督好他，有啥情况向我及时汇报。”

屋内静悄悄的，静得让人害怕。“许臭九”和衣躺在床上，早晨的忆苦思甜饭——野菜、麸皮、稀菜汤，早没影了，中午的饭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肚里咕咕直叫，一阵阵地难受。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独在异地的凄凉涌上心头，他不由得长叹一声，泪水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